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六十八至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六十八

唐 張守節 撰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秦封於商
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尊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

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

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

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

子公叔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
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
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
也豈不悖哉

悖音背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

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

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

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

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

王之道比三代

此必竊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

久遠吾不能

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

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

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

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

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_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

慮者必見教於民

教五
到反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
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
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
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
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

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罷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

或為十保
或為伍保

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或為十保賈斬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

者倍其賦

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採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

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昔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

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驂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

封記也

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

犯約剽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

音左故反

於孝公諸

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

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

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
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
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
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
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

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
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

去安邑徙都大梁

從蒲州安邑徙
汴州沒儀也

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於商在
鄆州內

鄆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
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

十五邑

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

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

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高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高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

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謏謏武王謏謏以昌殷

紂墨墨以亡

以殷紂此商君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

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

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

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

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
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闕請見五殺大夫
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
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音林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
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
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駮刑是積怨畜禍也教

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
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
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
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
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顧野王云鉞也
方言云矛吳楊
江淮南楚五湖之間為之鉞其柄
謂之矜釋名云戰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

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

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

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
教育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
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
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

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
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
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
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
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
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
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

王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
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思
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
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記正義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六十九

唐 張守節 撰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軹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

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

東事師於齊而

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

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
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
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
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
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
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
亮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被山帶渭東
有又為界地關里江渭岷江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關蜀東至荆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
河

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

西有漢中南有

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
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
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
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

林胡樓煩

二胡國名朔嵐已北

西有雲中九原

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

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

南有噶沱易水

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

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
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合河也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

石鴈門之饒

鴈門山在代燕西門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

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
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
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
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

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

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

軍於東垣矣

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

渡噶沱涉易水

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

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

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

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

小西迫彊趙

貝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

南近齊

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止

境與燕相
接隔黃河

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

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

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

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奉符
用反

雖然奉陽

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

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

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

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
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
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
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
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
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
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

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

齊必弱楚魏

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壤

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

陽宜陽効則上郡絕

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

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

河外割則道不通

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通路

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

楚弱則無援

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

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

北十六里北中則南陽危

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

攻韓即南陽危矣

劫韓包周

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秦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

守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

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

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

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

番音婁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

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

常山

在鎮州西南

有河漳

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

入清

東有清河

清河今貝州也

北有燕國

燕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

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

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
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
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
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之
與見臣於人也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

夫衡人者

上音橫謂
為秦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

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
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
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

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謂道

蒲津之東攻之

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

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

在洛水縣

魏塞其道

趙涉河博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

軍武關齊涉勃海

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謂同華州

齊涉清

河

齊從具州過河而西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

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

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
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
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
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
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
在鄜州洛交縣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
北三十四里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
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
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

洛縣南一里亦曰

東有宛穰洧水

在新鄭東南流八顧

南有廕山

楚山武關在焉

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

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

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超足齊足也夫欲發弩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撥機

然始發之

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

冥山棠谿

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墨陽合鑄鄧師

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

鐵幕草拔拔芮

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戲關西謂之盾

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蹀躞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
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蓋社稷而
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
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
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
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
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
口無為牛後

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
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

陳汝南今汝
州豫州縣也

昆陽召陵舞陽新

都新鄆

召陵在豫州
舞陽在許州

東有淮潁

淮陽潁
川二郡

潁潁

在宛潁按宛
潁曹州縣也

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

謂河
南地

卷衍酸棗

卷在鄭
州原武

縣北七里酸棗在
滑州衍徐云地名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

之數曾無所芻收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轉

輶殷殷

輶音宏反
殷音隱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

下楚然衛人怵王

衛音橫
林音邱

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

有秦患

卒音恣
忽反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

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

干遂

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

紂於牧野築之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廝音

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

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

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

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

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

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繇
繇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
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
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
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
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
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
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

齊君之進若鋒芒之月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

無退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

涉勃海也

言臨淄自尺也絕旅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役不用度河取二部

臨菑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

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

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繫之不鼓

關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社

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

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
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
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
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
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言秦

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
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
秦氏縣西北

徑乎亢父之險

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車不得

方軌

言不得兩車並行

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

秦雖欲深入則狼顧

狼性怯走常還顧

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

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

敢進伐齊明矣

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

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

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

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

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今郢州楚

黔中郢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鹽鐵後也

巫郡

巫郡夔州巫山縣是

東有夏州海陽

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

南有洞庭蒼梧

蒼梧山在道州南

北

有陜塞郢陽

陜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門順故城在鄭州懷縣西百四十里

地方

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

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

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

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

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

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

臣聞治之其

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

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

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

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
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
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
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
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
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
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
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
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
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
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
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

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
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
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
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
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
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
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

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
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
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
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
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
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
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
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

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策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

廣雅

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

為其愈充腹而與

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敵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
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
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
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
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
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
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

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
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
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
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
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
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
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
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

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
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
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
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
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
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
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

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答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答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過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

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散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

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
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
及蘇秦死代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
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
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
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
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

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

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

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

齊表云齊暭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王赧二十九年

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王十餘年恐大誤矣

而包十二諸侯此其

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

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濁

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間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

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

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

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

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

齊州已西也

所以備趙也河北

不師

謂滄博等州在清河之北

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

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

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

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生曰吾終以子受命於

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

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

質真栗反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

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
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己而讓位燕
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
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

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

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涇陽君然齊假說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

而得宋地也

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成也不

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

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

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

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

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

此書為宋說燕
令莫助齊梁

夫列在萬

乘而寄質於齊

燕前有一
子質於齊

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

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

更以淮北之地
加於齊都是強

萬乘之國而齊惣
并之是益一齊

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

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

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

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

齊桓公伐山戎，令支

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

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

為功，齊紫敗素也。

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

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

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奚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

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

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

尊之

挑田鳥反
執持也

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

符微
兆也

其大上

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

大好上計策破秦
次計長擴奔關西

秦挾賓以待

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

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

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

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
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
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
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
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
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
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
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

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
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
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
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
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
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
王曰楚得枳

枳是反今涪州城
在秦枳縣在江南

而國亡

按西陵
在黃州

齊得

宋而國亡

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齊楚不得以

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

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

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

乘船出於巴

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

是古巴國因以名山

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

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隼若今之

也

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

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

一日而斷大行

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工黨也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

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

離歷也歷二周

而東解新鄭州韓國都拔矣

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

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卷軌免反劉伯

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

兩周王城及鞏乘

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

劉伯莊云音四靡反利也

決滎口

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

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
冤胸縣西南三十五里

決宿胥之口

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

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

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

魏無虛頓丘

虛謂殷墟

今相州所理是頓邱故城在魏州頓丘縣
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

陸攻則擊河

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

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罵寡人

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

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

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

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

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

畏楚救魏

則以南陽委於楚曰

南陽

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

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陵塞鄢郢

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中州羅山縣本漢鄢縣中州有平清關蓋古

盲縣之 郢塞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

因以塞鄢郢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

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
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
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郿阬適齊者曰
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
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

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

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史記正義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七十

唐 張守節 撰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傳云晉有公扶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宦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

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

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

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醢之其妻
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
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
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
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
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
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

子之材能乃自今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
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
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
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
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
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
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

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
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
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
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
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
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
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
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

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

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

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已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于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龔縣南五里故壑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

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

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

谷之口

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鄆城水出北山鄆溪又有故鄆

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鄆溪相近之也當屯留之道

屯留洛州

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

魏絕南陽

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堞羊腸韓上黨之

路也楚臨南鄭

是塞什谷之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轅轅郭口斷韓南陽之兵也

秦攻新

城宜陽

洛州福昌縣也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

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

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
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
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
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
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
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

彼已服焉

饌音膳同
饌具食也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

海而天下不以為貪

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
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羗戎

是我

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

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

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

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韓自知亡二周故與
周并力合謀也

將

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表云秦惠王後元
年十月擊滅之

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

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與張儀圍蒲陽

在隰州隰川縣
蒲邑故城是也

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

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

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

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
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

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
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

表云

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三十四年也

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

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
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
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郵者不下
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
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
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北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
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

音桓

水之上以相

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

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

外

河外即卷衍燕酸棗

據卷衍酸棗

卷衍屬鄴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

劫衛取陽晉

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

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

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

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

枕針
鴉反

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
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
而輕走易止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
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
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

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
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
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
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
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
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
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

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
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
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
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
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
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
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

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
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
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

詳音羊

楚王聞之曰儀以

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
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
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
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

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

今梁州也

在漢水北

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

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

要音勝

欲以武

關外易之

即商於之地

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

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

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
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
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
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
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
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

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
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

庸地及美
人贖儀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

今房
州也

賂楚以美人聘

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

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
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
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
母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
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積粟如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
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古之

帝王多部河
北河東故也

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
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
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
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
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
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
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
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田挑

鳥反

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

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

卒葱勿反

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

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

汶音混

浮江

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

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

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

在硤州巴山縣界

扞關驚則從

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楚之北境斷絕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

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新攻得之城
未詳所在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

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

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
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
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
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
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
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

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

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
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
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
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
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蹶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
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
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
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
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
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
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
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
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

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
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
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
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
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
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

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

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

韓獻宜陽梁劾河外

謂同華州地也

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

秦

河間瀛州縣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指博關

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

臨淄

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

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

邑秦王使使臣劾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

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

飾音勅

習馳射力田積粟守

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

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

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

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

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

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
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
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
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
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趙音趨

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
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

句注山在代州也上

音句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

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

反斗即倒柄擊也

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

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

山

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

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

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

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

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

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

並在易州界

非大王

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
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
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
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
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
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
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

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
皆畔衛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
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
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
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
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

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
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
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
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
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
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
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
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
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
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
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
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

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軾自為厚而為王薄也
且軾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軾曰吾聞子
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軾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軾曰
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
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良婦也今軾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軾為忠乎忠且見棄
軾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

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
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
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
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
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
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
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

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

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
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耆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
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
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
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
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頃兩虎果鬪大

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令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
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
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
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
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
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

此張儀合秦魏之辭

魏攻南陽秦攻

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

事情曰中國無事

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

秦得燒掇焚杆君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

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矣

其後五國伐秦會陳

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

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史記正義卷七十